

中华大字典·文化经典



通注通解

(下)

红楼梦

（清）曹雪芹 著

 高等教育出版社
HIGHER EDUCATION PRESS

7242/618.2

中华
大字版

中华大字版·文化经典

红 楼 梦

通注通解
(下)

TONGZHU
TONGJI
HONGLOU MENG
(XIA)

清曹雪芹著

中华书局出版

通注通解红楼梦. (下) / (清) 曹雪芹著. —北京:
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1.3
(中华大字版·文化经典)
ISBN 978-7-04-031837-1

I. ①通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27602号

爱读者 出品

中华大字版·文化经典

通注通解红楼梦 (下)

著 者 (清) 曹雪芹
策划编辑 龙 杰
责任编辑 崔凤文

封面设计 刘 畅
排版制作 王江妹 覃小燕
责任印制 朱学忠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16
字 数 1 114 000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59.60元 (上、下)

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
邮政编码 100120

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厂

购书热线 010-58581118
免费咨询 800-810-0598
网 址 <http://www.hep.edu.cn>
<http://www.hep.com.cn>
网上订购 <http://www.landaco.com>
<http://www.landaco.com.cn>
畅想教育 <http://www.widedu.com>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物料号 31837-001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宝玉瞞脏
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儿一夕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？有什么疑的！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杪子盖（小孩头顶的圆形短发。杪，mào）揪下来，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！”小厮且不推门，且又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！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要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！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鷩鸡（一种凶猛的鸟。鷩，lǐ）似的，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们要去，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‘仓老鼠问老鸹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’！”小厮笑道：“嗳哟哟，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人家，从今以后，就用不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！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了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，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

们有内纤（内线。纤，qiàn）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，成个体统的。什么事瞒了我们！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，再不来，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那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，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，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里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姐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：要碗鸡蛋，烧得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（sōu，食物因变质而酸臭）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；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！什么好东西？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，别叫我翻出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！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。”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唛！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浇，姑娘们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，预备遇急儿的。你们

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‘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，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（行情）呢。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棍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、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。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。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；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，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却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说，晴雯姐姐要吃芦蒿（hāo），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荤的不好，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，你忙得倒说自己‘发昏’，赶着洗手炒了，‘狗颠屁股儿（形容献媚的丑态）’似的，亲捧了去；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。”

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些人眼见的。不要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凡各房里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，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一二十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，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，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别的去。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

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。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还备得起。’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，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。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？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的赔，你拿着这个钱，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，只替他念佛。没得赵姨奶奶听了，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？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：“死在这里？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，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座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，慌的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，柳嫂子有八个头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

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，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鸡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。那人回来，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（偷偷摸摸的样子）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：“做什么？”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春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？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；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”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，又说：“这是茯苓霜。”如何吃，如何补益，“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便走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五儿陪笑说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。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。方才我见你妈出

去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，竟出去让我关门，是何主意？可是你撒谎。”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，我忘了，捱到这时，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得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（因心虚而说话吞吐）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他。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。昨日玉钏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’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，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！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没听见。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：“在那里？”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得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‘方官’‘圆官’，现有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。莲花儿带着，取出露瓶。恐还偷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

探春已归房。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，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。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；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

平儿听了出来，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。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，拿你来顶缸（顶罪；代人受罚）的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（唠叨，打扰）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出来，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：“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。”也有抱怨说：“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，倘或眼不见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。”又有素日一千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；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呜呜咽

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。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（收买，贿赂）平儿，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。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袭人于是又问芳官，芳官听了，唬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，说：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。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了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他的，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之霜，正没主儿，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谁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晴雯走来，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露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。”

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原故，但今玉钏儿急的哭。悄悄问着他，他要应了，玉钏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。难道我们好意兜揽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）这事不成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。两个人‘窝里炮’（内部相互争斗）’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们如

何装没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，又没赃证，怎么说他？”宝玉道：“也罢。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是我要吓他们玩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就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一件阴骘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只是太太听见，又说你小孩子气像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也倒是小事。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要管，只这一个人，岂不又生气。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‘打老鼠伤了玉瓶’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

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，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。”平儿又笑道：

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。不然，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有本事，问不出来；就是这里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

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那里？”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问他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，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我待要说出来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，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样？要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存体面，这便求宝二爷应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

投鼠忌器
宝玉瞒赃



要冤屈了人。”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。也不用冤屈好人，我说了罢，伤体面，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与环哥儿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；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。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，死活我该去受。”平儿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了，岂不又生气。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；且除这几个人，皆不得知道，这样何等的干净！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；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想，方依允。

于是大家商议妥帖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日一早押了他来，恐园里没有人伺候姑娘们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”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。”

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

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大认识。高高儿的孤拐（颧骨）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玉钏儿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。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

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！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，八下里（各个方面）水落石出了，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，也有了主儿，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的，偏这两个孽障恁他玩，说：“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”宝玉便瞅着他两个不提防时节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。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。他们私情，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。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

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红皂白，爱兜揽事情。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篓子（高帽子，奉承的话）带上，什么事他不承。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

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（碎瓷片）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”又道：“‘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（自身有缺点，别人才会来指责）’，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他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挂误（因受牵连而丢官）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”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！‘得放手时须放手’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施恩呢。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，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结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、气恼伤着的。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一夕话说得凤姐儿倒笑了，道：“随你们罢！没的呕气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话！”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‘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’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若是一点子小事便